月下傳刀

惠兆龍 口述

武松在山東陽谷縣參任土兵都頭，奉官差遣，到河南東京去辦差。河南東京就是目下的河南開封啊。到了東京之後到通政司衙門投了文，就住在客棧裡頭等候回文。這一天消閑沒事，武松就上街閑逛。

河南東京啊，是大邦之地，街道寬闊，是店面整齊，人來人往，車水馬龍，滔滔不斷，是絡繹不絕。武二爺一邊走著，就一邊望著。走著走著，突然地起了天色，就是天作變了。先是狂風陣陣，“嗚……嗚……”刮得飛沙走石，是天昏地暗，只望見天空烏雲是滾滾地，漫漫地，涌涌地上來了。烏雲正上來，“嗦！”一道閃電，“咯炸！”一個驚雷，“嘩……”下來了。什麼東西下來了？雨下來了。乖乖，這個雨大呢！有多大？我不帶謊說，每個雨點子比小酒杯奘一套。打在人身上“辟的啪托”的響，打在頭上還生疼。哪裡是下雨啊，就如同有人把大水缸扳倒了，直接是平倒。人說“傾盆大雨”，沒這話，“傾缸大雨”。考究地下下起了浪頭子，房子上下起了煙。下了這麼大的雨，不能走了，武松就跟街上的百姓歐紛紛躲到店裡頭。

哪曉得躲的時間不大，咦，不下了。不但不下，雨住天晴，太陽出來了。不好了，怎麼一刻兒下，一刻兒又不下的呀？這是暴雨，暴雨就這個樣子，說下就下，說不下就不下；這個地方下，照常那個地方不下，用現在天氣報告的話說，叫“局部地區有雨”。

既然不下了，可以走了。武二爺這一刻繼續朝前走。走著走著，前面頂到一座橋。這座橋起名叫天漢橋，是拱形式，一層一層的橋坡。武二爺這一

刻就踩橋坡上橋。英雄右手拎著衣衫，眼光望著腳底下，朝上走。為何要望著腳底下？因為剛才下雨啊，地下大一個水塘，小一個水塘，要間著腳走。他這一刻朝橋上走，沒有看見，就在橋上下來一位。這一位年在五旬開外，五十外歲，立地身高約八尺，面若淡金，兩道高眉，一雙朗目，正准頭，四方口，鶴鶴兩耳，頦下是三縷鬍鬚，鬍鬚花白；頭帶天藍緞的高巾，身穿天藍緞的闊服，腰束絲絛，玄色丟襠叉褲，是薄底緞靴。就在靴子底下，還綁了個木履，就是木頭做成的鞋子。因為在那一刻古代時候沒得套鞋，也沒得塑料涼鞋，這就是一種雨具。望他左手就打著一把傘，右手拎著衣衫，由橋上朝橋下走。噢，打著一把傘，這個說法不對啦，你不是說不下雨嗎？不錯，現在不下了，剛才下的，傘上是水滴滴的，落下來水滴滴的，不如把它撐到這塊吹吹干。這一位從橋上往下走，武松就走橋下往上走，哪曉得走啊走的，兩個人走睹了面了，武松的右肩頭歐就對著老者的右肩頭，就要朝上撞了。這個撞吶，實在是無意，我剛才上文交代，武松因為把頭揹著，望著腳底下，他沒有在意。

武松是個無意啊，哪曉得這位老者入了神了。老者把來人一望：‘不好！看見來人身高個大，身材魁偉，滿功滿壯，年紀又輕。啊呀，不是來“訪”我的呀？’“訪”怎麼講？在那一刻但凡成名的教習，叫“樹大招風”，你的名聲大，有人不服氣，跟你動手打，打不過你，就巧巧地趁你不在意，跟你玩一下子，把你一個跟頭撩倒了，那麼你的聲名就去了，這就叫“暗訪”。老者一想：‘我還不能給這個少年人“訪”了去。那怎麼辦吶？嗯，讓我來把個功運下子。’這位老者內功很好啊。功就是氣，所以氣功氣功。世界上什麼力量最大？氣的力量最大。哦，你怎麼曉得的呀？噢，我們打個比方沙，比方天上的飛機，噴氣式；水裡船，汽艇；火車嘛現在有個內燃機了，在過去蒸汽機“氣工氣工”還是玩的氣；就是我們騎的腳踏車，沒得氣，還要打氣。我們就拿成語來說，但凡帶“氣”的，氣魄都很大：“氣勢磅礴”，“氣貫長虹”，“氣象萬千”，全是“氣”，可是氣的力量最大啊？哪曉得這位老者的氣功很好，他這個運功不費事，望見他鼻子裡微微哼了下子，“哼！”大概這個聲音都沒得我大，就這個“哼”，功上來了。運到哪塊？就運到自己的右肩頭。這一刻他衣服穿著啊，你看不到啊，如其把衣服

扒下來，你望了要把你嚇一跳呢！什麼道理？這個右肩頭這個地方顏色就不對了，就發紅發紫，瘊裡疙瘩，嘎裡嘎楂。

老者把氣功運起來了，武二爺不曉得哎。武松這一刻上來了，上來自己的右肩頭就對著老者的右肩頭，也不過就擦了下子。這一擦怎麼樣？怎麼樣啊，嘿，不怕武松今年二十九歲，滿功滿壯，做過鐵布衫功，打醉八仙拳，都不行，也不過就這一撞，應了句俗話了，叫“盤纏錢帶少了，去得速，回頭得速”，腳底下直接滑，人就朝後退了。退啊退的一直退到橋欄杆這個地方，兩個手把橋欄杆抓住了，不是橋欄杆，“不冬……！”就下河了。他右手抓住橋欄杆，左手就把右肩頭一捂。唉，不好。哪曉得半邊身子撞了麻木住了。哪裡是撞在他的身上，如同撞在山嘴上仿彿。“咻唔……”嘴裡酸水都撞出來了，如同夏令天到冷飲店裡喝酸梅湯差不多。武松心裡話：‘把我撞到哪塊來啦！’把個頭一抬，再一望。一望怎麼樣？武松該派要罵了？要出言不遜了？好說：‘你這個人走路怎干走法的呀？還把我撞下河哪！’可是要罵了？沒有。嗨，如果是武松今天一罵，把他這一生的造化就罵得干干淨淨。所以，這個人哪，還是以謙和為好。武二爺不但沒有罵，把這位老者一望，頭部朝下一低，臉是通紅，一直紅到耳朵根子。什麼道理？武松自覺慚愧啊。想想，‘我今年才二十多歲，我自以為我是滿功滿壯，功夫很好，內功也不差，想不到跟這位老者也不過碰了下子，就把我撞這麼遠。可想而知，一個人哪不能犯驕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強中更有強中手啊。’所以武松想到這個地方，自愧不如，把頭朝下一低。這位老者把他一望：‘你看，好。我都以為他要出言不遜，要開口罵了，哪曉得他沒有。象這種少年人還不可多得。’老者很想跟他攀談幾句，奈因這一刻有事，不便逗留，笑嘻嘻地望他欠了一欠身，“踏踏踏踏……”走了。

他走了，武松把個肩頭揉揉。罷了，撞也撞過了，萍水相逢，算了。他也就走了，回到客棧。到了客棧，到中吃中飯，到晚吃晚飯。晚飯吃過之後啊，睡覺還嫌早。哎，何不到後院打一趟拳玩玩？為武的呀，要拳不離手，曲不離口。雖然辦差在外，我還不能丟功。這個客棧不小，前到後有三進，外有個大院子，周圍有院牆，院牆有八尺高。武松這一刻到了院落當中，朝下一站。靜悄悄，寂靜無聲。今天是個晴朗的夜晚，一輪明月是朗照天空，幾點疏星在銀河渡口。這個晴朗的夜晚，打個把拳多麼舒服。武松把腰帶一

解以後，打了個結，“嘿嘿嘿嘿，嘿嘿嘿嘿。”收了收緊，“啡！”“啡！”左右篩煞。篩煞好之後把功氣一運，就打拳了。打的什麼拳？醉八仙拳。武松的醉八仙打得很好，蹦從躥跳，閃躲偏讓。在這塊打著呢。

哪曉得這一趟拳還沒有打得了，打了一半，就在這個時間忽然地耳畔中只聽見院落地東邊哪，傳來吆喝之聲：“嗨咿……！嗨咿！……！”“嗨唷！”武松立定，收住了駕落。那邊一定是有人不是打拳就是耍刀。噯，想不到這個地方還有我的同行。安，來沙來沙，這個機會不可失，我何不瞻仰瞻仰。對，武二爺章程想定，“噗噗噗噗……”就只奔東邊院牆面前，人朝下一站，兩個手就朝院牆上一擔。望見了。啊，倒望見啊？安，武松的個子高，武二爺的個子是九尺開外，將近一丈。那麼院牆？院牆，剛才交代只有八尺高。就可以望得見了。還嫌望得不太清楚，把臉掉過來一望，噯，正好旁邊有張板凳，把板凳端過來，朝下這一放，腿一揮，上了凳子。安，這個樣子望得舒舒服服。

武二爺再這一望，只望見隔壁鄰居又是一家，迎面是一座花廳。這座花廳不小，高台階，花屋頂，三面透空，四面回廊。花廳上是燈燭輝煌，擺了三桌酒席，杯，筷，椅，凳都擺得好好的，但是一個人都沒得。人在哪塊？人全部站在花廳的檐口，正在看一位老者耍刀。倒有二三十個呢，絕大多數是王孫公子打扮。旁邊還站了個家人。他們怎干沒有看見武松的吶？因為武松的前面哪，是個花台子，花台子當中長了一棵老本的紫藤樹，是一蓬松，正好把他遮蓋住了。一個個眼光就望著院落當中，只望見院落當中有一位老者正在耍刀。

這位老者什麼樣子？年在五旬，立地身高八尺，面若淡金，兩道高眉，一雙朗目，正准頭，四方口，鶴鶴兩耳，三縷鬍鬚，鬍鬚還打了一個擇。什麼叫擇啊？把它編起來，就跟編小辮子仿佛。因為有鬍子耍刀啊，弄得不好，頭一仰，鬍子飄起來了，正好刀從面前過，“嚓！”好，把鬍子刮掉了，所以這麼子把它打個擇起來。頭戴天藍緞高巾，身穿天藍緞的闊服，腰束絲絛，玄色丟襠叉褲，是薄底緞靴，端著一對雪亮的鋼刀。正在這塊耍著呢。這個刀耍得怎麼樣？怎麼樣啊，嗨，哪里是耍刀，就跟雪球子差不多，把他人就拿了裹起來了。這種刀耍得好極了，有兩句，叫“風不透，雨不

漏”。“風不透，雨不漏”怎麼講？照你這一說，颳風下雨不要帶傘了，就弄個刀擺在頭上舞啦，不不不，不是這個說法，這是個形容。“風不透”，他在這塊耍刀，你趁他不在意，在旁邊抓一把黃荳，“鋪……！”朝他身上撒，黃荳撒完了，等他把刀耍完了，收住架落，你再找黃荳，不作有一顆黃荳在他刀圈子裡頭，這就叫“風不透”。“雨不漏”怎麼講？雨不漏，他在這塊耍刀，你趁他不在意，端一碗墨汁，墨汁就是寫大字用的墨汁囉，把墨汁朝他身上澆，等他把刀耍完了，你再看，不怕他穿一身白小掛褲，在他身上不作找到一個黑墨點子，這就叫“雨不漏”。這位老者這口刀耍得是好極了。武松哪曉得都望呆了。啊呀，叫何地無才。漂亮呢！耍啊耍的，這位老者把臉耍了掉過來了，跟武松已經睹了面了。他沒有望見武松，武松這一刻再把老者一望：‘啊，啊呀，這副臉好熟啊，好象在哪塊見過的。我在都城沒得熟人啊。’‘噢！不錯。’再一想，想起來了：‘今兒在橋上跟我撞的，不就是這位老者嗎？哎唉喂，不提撞倒也罷了，提到撞，這塊倒又酸起來了。就曉得這位老者內功很好，果不其然。’

武松正在塊褒贊著，望著，這位老者耍得行行的呀，突然嘴裡一聲喊。這一聲喊怕的有點驚人呢，猶如高山失足，不亞是大海崩舟。喊的什麼？字面不多，兩個字：

“嗨呀！”

一聲喊“嗨呀”，腳底下一跐一滑，“轟！”一個跟頭朝下一跌，整跌整摜，仰跟頭跌下來了。他這一個跟頭朝下這一跌，武松一望：‘唉，不好，跌下來了。啊呀，說到底年紀大了，大概地下有青苔，大意滑了跌下來了，這是失足。唉，美中不足啊。’他以為這位老者是大意跌下來的，實在不是的。你看他這個跟頭跌下來，他架子沒有散。跌跟頭最怕把個架子跌散了。他這個跟頭跌下來什麼樣子啊？很漂亮，左腿伸得滴直，右腿環于襠下，兩口刀懸于左右脅下，這一雙眼睛望著天空一輪明月，架子很漂亮的。武松正代他惋惜，哪曉得這位老者在地下又發作了，嘴裡一聲喊，字面不多。還是兩個字，兩個什麼字？

“起……來……！”

“嗚……！”

人騰了空了，飛上去了。飛多高？不帶謊說，跟花廳的檐口不差上下。不但飛到空中，而且把兩口刀朝起一豎，擺了個架子。這個架子漂亮極了。莫忙歐，這個老頭子什麼玩意頭，他一刻兒跌下來，一刻兒又玩上去，什麼道理？他啊，他在打拳。你不是說他耍刀的嗎？噯，他今兒高起興來了，刀裡夾拳，是拳裡夾刀。打的什麼拳？打的是醉八仙拳。剛才打了兩著。哪兩著？第一著一聲喊“嗨呀”，人朝下一跌，左腿伸得滴直，右腿環于襠下，兩口刀懸于左右脅下，眼光望著天空一輪明月，這是八仙拳當中一著：“鐵拐李蹬倒煉丹爐”。接逗又換了一著，人騰了空了，飛到空中，兩口刀朝起一豎。這一著叫什麼？叫“韓湘子紫燕雙飛”。你看這個醉八仙打得多好，好成什麼樣子啊，好到把個內行玩了懵住了，武松自幼就學的醉八仙，居然他都沒有看出來。

這一刻他騰了空了，兩口刀朝起一豎，架子朝起一擺，武松恍然大悟，才明白，‘原來是打的醉八仙。啊呀，這個醉八仙漂亮了，不在我之下歐。奇怪啊，照我家恩師說，當今天打醉八仙就是我家師徒兩個，怎干又多出一位出來的？’

“啊，漂亮！”

武二爺這一刻情不自禁，脫口而出，一聲喊，喊什麼？喊好。在那一刻江湖上有規矩，偷看人家的技藝，不作蠻喊亂叫，你擺到肚裡頭。嗨，哪曉得武松玩了喊起來了。喊不要緊，你喊低些沙，不中，低不下來，天生的雙料貨，就這個奘嗓子。夜晚之間，寂靜無聲，他這一聲喊，喉音洪亮，就如洪鐘仿佛。武二爺冒里冒失的，就在牆頭上喊起來了：

“好……!”

你曉得這一聲喊“好”，這位老者在天空準備再改換一著，突然聽到有人喊：

“嗨呀！”

“得兒……嗚……”下來了。落下來把兩口刀朝起一合：

“嗯……，誰人叫好？”

問哪一個叫好。站在廳口的些公子王孫，一個個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：‘哪，哪個叫好的呀？我們又沒有叫好。’他們也不曉得叫好。哪曉得一個個是黑漆皮燈籠，冬瓜撞木鍾，扞面杖吹火……一竅不通，他們只曉得好玩。

問哪一個叫好，是的哎，剛才是有人喊好的哎，究竟是哪一個沙？哪曉得旁邊站的這一個家人看見了。這個家人站在旁邊吶，他是旁勢，就可以看見武松了。這一刻看見老人家問嘛，隨即上來：

“回老太爺，剛才叫好的，諾，就這一位。”

老者把臉掉過來，再朝牆頭上入神一望：

“嘖嘖嘖嘖，好。”

到也罷了，武松喊他好，他也喊武松好。什麼道理？月光照射，看得清楚，看到小半段身材：‘好一個美男子，俏丈夫，你看他這一身的筋骨這是多好！’啊，倒看到骨頭啦？安，老太爺什麼眼睛，他不要說看到骨頭，能看到你骨髓裡頭去；他這個眼睛就如同醫院的 x 光，能代替透視。把他一望就曉得，這個人的功夫很好。把兩口刀交了把人家，手一抬，把鬍子朝下一抹：

“噢，壯士，小老兒獻丑耍刀，承蒙壯士隔牆觀看，又蒙贊好，若不嫌棄，請過來一同入席。”

唔，倒也罷了，就這一聲喊好，喊出交情出來了，請他過來一同入席。武松一聽：

“噢，是。”

‘啊呀，難為情。’什麼道理？他這一刻他才悔悟過來：‘剛才我不該喊這麼高，有點失禮。噯，他既喊我過去，我是要過去呢，跟這位老者討學討學。’武松好學歐。

“是，晚生遵命。”

兩手在牆頭上這一捺，腿一揮，翻牆頭過來了。啊呀，武松也是的呀，人家叫你家來嘛，你還走人家大門進來沙，就翻牆頭啊？不，這個他有苦衷，不曉得他府上門朝哪塊，門朝南，門朝北，不曉得，出去摸還摸到天亮哪，不如就走這個牆頭上翻過去。

武二爺翻過牆頭，到了老者面前：

“老先生，晚生見老先生有禮。”

雙腿跪倒，行了大禮。禮下于人，必有所求。武松內心佩服老者，所以跪下來了。老太爺一望：

“哦唷，呵呵呵呵哈哈哈哈……”

手一抬把武松扶起：

“唔，壯士少禮，小老兒這廂有禮相還。請問壯士尊姓大名，何方人氏？”

“若問晚生，姓武，名松，排行第二，北直廣平府清河縣人氏。”

“哦……呀！且慢，去年十月半山東景陽崗捕虎的武壯士，可是你否？”

“嗨，是，老先生，那也是晚生命不逢絕，僥倖把老虎打死，何勞老先生褒贊。”

你看武松打虎的這個聲名多大，去年十月半在山東景陽崗精拳捕虎，到今年子河南東京都曉得了。啊呀，這個消息並不快啊，去年的事今年曉得還快哪？嗨，我不是說的現在啊，我說的宋朝啊，在那一刻不簡單，一沒得廣播，二沒得報紙，更沒得電視，不象現在還有衛星轉播，沒得哎，能這麼快，不簡單了。

“請問老先生尊姓大名？”

“哦呀，豈敢豈敢，若問小老兒，姓周，名侗。”

“嗨唷！”

武松又跪下來了。怎干倒又跪下來的？他不麻木啊，周侗什麼人？江湖上嚇嚇有名，如雷貫耳，文武雙全，鐵膀周侗周老先生。想不到見到這位老者老前輩，他怎麼能夠不激動吶，隨即就趴下來磕頭。老者很謙和，把武松攙扶起來。接逗老太爺就準備月下傳刀。